

老鲁在自家园林里养了四只白天鹅，隔三差五到池塘边，靠在躺椅上欣赏“天鹅舞”。天鹅非常聪明，通人性，看到老鲁的身影，或者听到老鲁的脚步声，就游到池塘的中央，并排停在那里。老鲁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，天鹅们立即跳起水上芭蕾。

日子长了，老鲁靠在椅子上，不再像先前那么热情，他眯合着眼睛，甚至打起呼噜。天鹅们见此情景，就不再跳舞，或自由活动，或把头插进翅膀，陪老鲁睡觉。老鲁睁开眼，摸出手机，瞅一下时间，然后吹一声口哨，天鹅们又聚到一起跳起舞来……

这一天，老鲁见小庄来了，不由得坐正身子。小庄光临鲁园多回，熟悉这里的环境。他今天带来了一只黑天鹅。老鲁见之顿生好奇。小庄抱着黑天鹅，一边抚摸它的羽毛，一边说：“鲁总，我送您一只黑天鹅。”老鲁兴奋答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。”又说：“四只白的，一只黑的，不怎么协调。这正好，不协调也是一种美。”

老鲁从小庄手上接过乖巧的黑天鹅，问：“现在就可以放进池塘吗？”小庄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老鲁立即将黑天鹅往池塘上空一抛。黑天鹅拍着展翅，绕池塘飞了一圈，“嘎——嘎——”叫了数声。水面上，四只白天鹅仿佛受到了惊吓，聚拢到一起，然后疾速游到西岸假山的旁边。小庄打开手机，放起音乐，黑天鹅落到池塘中央，随音乐节奏跳起舞来。

小庄换了一支曲子，黑天鹅竟然请来一只白天鹅，用舞姿演绎了一段经典爱情故事。

老鲁欣赏，入神，曲罢，鼓掌。老鲁问小庄：“五只天鹅一起跳芭蕾行不行？”小庄说：“试试看，不知道白天鹅可愿意配合。”

老鲁吹了一声口哨，四只白天鹅游到水中央，黑天鹅也游了过去，插到它们中间。于是，黑天鹅的左右各有两只白天鹅。小庄放起音乐，五只天鹅翩翩起舞。老鲁惊呼：“天啊！太神奇了！我们的团队如果能有天鹅这样的默契度，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？”小庄说：“超出你的想象吧，特别美，特别有视觉冲击力。”老鲁说：“完全超出我的想象，黑天鹅融入团队如此之快！它们似乎从小一起长大，太棒了！”

曲停，四只白天鹅游回假山脚下，一只黑天鹅游向东岸芦苇丛中。小庄起身告辞，老鲁把小庄送出了园子。老鲁没有返回园子，而是去了办公楼。这一天余下的时间，以及晚上，老鲁的心情都非常爽。第二天，他出差去了美国，他在异邦时而会想起家里的黑天鹅。

留在鲁园的黑天鹅，一天比一天忧虑。它游向假山，眼看就要到达四只白天鹅身边，四只白天鹅却游向别处，故意回避它。黑天鹅“咕咕”几声，白天鹅“呀呀”几声，两种声音完全不着调。过了一会儿，四只白天鹅跳起芭蕾，黑天鹅想插到它们中间去，怎么努力也没成功。黑天鹅只得游开，游进芦苇丛。当白天鹅睡觉时，黑天鹅自个儿沿着池塘的岸边游动，似乎在测量池塘的周长，它还按东西、南北的直线各游了一回，仿佛在计算池塘的直径、面积。当白天鹅跳舞时，黑天鹅远远地观察它们的舞姿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黑天鹅之忧

何诚斌

一个星期后，老鲁回来了。黑天鹅飞向空中，向水面滑翔，以此优美的形式迎接老鲁。突然，四只白天鹅冲天而起，挡住了黑天鹅的路线。黑天鹅急忙变道，但一次次被白天鹅阻断，黑天鹅最后筋疲力尽，差点一头栽到假山上。老鲁错误地判断，在自己离开的日子，五只天鹅相处得非常好，所以如此打成一片。他坐到椅子上，决定欣赏一下天鹅舞。他吹了一声口哨。四只白天鹅早已在水面中央并排停好，两秒钟后，动作一致地舞蹈起来。黑天鹅拼命地游到水面中央，可它在白天鹅眼花缭乱的舞姿前愣住了，无法插到它们中间。

“插——插呀——黑天鹅——”老鲁叫喊着。

老鲁没有欣赏到五只天鹅的共舞，有些失望，甚至有些生气。他觉得这是黑天鹅的问题，因为四只白天鹅，整场表演没有一丝差错。他心里说：“在我离开的这些天，黑天鹅估计除了吃和睡，没有练舞，更没有主动向白天鹅学习。多么好的池塘，在小庄家有这里舒服吗？”老鲁打起小庄的手机，问小庄：“黑天鹅没精打彩的，没有首场秀那么出色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小庄说：“不会吧，这只黑天鹅可是最灵巧、最通人性……”

“你什么时候，来见证一下。”老鲁说罢，没等对方确定时间，就把手机挂了。

老鲁离开园子后，四只白天鹅游到假山旁，引颈高歌，然后彼此亲昵。黑天鹅在水面游弋，默默地，时而打量一下白天鹅。

小庄来了。他放起音乐。曲子是指令黑天鹅表演高难度的空中、水面、水下三个空间串连组合舞。黑天鹅飞了起来，可是它非常紧张，竟然在空中摇摆，而不是自然滑翔，落水溅起很大的水花。这时，四只白天鹅发出“嘎嘎”叫声。在小庄听来，分明是嘲笑，幸灾乐祸。小庄想，是不是环境不熟悉造成的？不会呀，它在任何陌生的环境，都表演自如呀。怎么偏偏在鲁总这里就不行了呢？

黑天鹅落水失败，伤了自尊，停在水面，不再随音乐起舞。小庄急得抓耳挠腮，只得把音乐停了。站在他身旁的老鲁冷笑了两声。随后，老鲁吹起口哨，只见四只白天鹅一只接一只飞起，一只接一只落到水面中央位置，它们快速进入角色，跳起舞来。老鲁说：“你的黑天鹅，如果能插到它们中间一起舞，那个你想做的项目，就非你莫属，哈哈……”

小庄没等到黑天鹅插到白天鹅中间一起跳芭蕾，难受地瘫坐在椅子上，感到心灰意冷。他绝望地说：“鲁总，我真的没骗您，您那天也看到了，它和四只白天鹅配合非常默契。不知道这些天，发生了什么？”

最后，老鲁没有把话说绝，他笑道：“好吧，再观察几天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把它抱走，免得大煞这园子的风景。我虽然欣赏非协调之美，但不愿看到乱局的场景。”小庄连忙说：“会好的，它适应环境就行了，它和您的四大美鹅关系处理好就行了。”

小庄话音刚落，黑天鹅从水面冲天而起，飞得无影无踪。

银汉初移漏欲残，
步虚人倚玉阑干。
仙衣染得天边碧，
乞与人间向晓看。

初诵秦观这首《牵牛花》，已过去三十余载。年少时，一度痴迷宋词，在吟诵之余，我还喜欢伏在大理石书桌上，偷偷地描画词中意境。记得十一岁那年，我因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而爱上秦观词后，又背诵了家里藏书里可找见的他的诗词。《牵牛花》便是其一。犹记当年，我裁了一张可覆盖整个桌面被称之为“白光连”的白纸，那是一种长过一米，宽过七十公分的薄而脆的白纸。因其廉价，当年有的人家用它来贴墙壁和屋顶棚，学生则将整张白纸用刀裁开后装订成草稿纸。我因为它的薄而透，喜欢将它裁成课本大小的一张张，覆在书里描图。我用那种纸，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上的插图。而整张或裁

成半幅的，我则在上面即兴涂鸦，然后覆在课桌或自家书桌上，甚至贴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作装饰画。那些装饰画中，便有我用铅笔与水彩笔勾画的一幅牵牛花图。

诱我回想这些琐碎记忆的是，隐在黄金榕枝叶间的一朵娇弱的蓝色牵牛花。

去年十二月的一个黄昏，我与友人驱车前往位于八公山余脉东、西梁山之间的一处古关隘——寿唐关。这座废弃了的古关隘，又被当地人称“刘金定梳妆台”。这位史书中未载其名，却在传说中被塑造成为国救主传奇女英雄的刘金定，据说在宋太祖赵匡胤被困南唐寿州时，挂帅出征，将赵匡胤由寿唐关送返中原。

在那个夕照霭霭的冬日暮晚，同行的友人们或沿坡道攀高远眺，或去往淮河边观夕光晚照。我则沿着那个青砖砌成的可通车马的古关道，



月光城 散文

迢迢行

黄丹丹

默默地行走。战马嘶声今不见，唯有众羊咩咩——曾经的关口堆满了草料，废弃的古道旁有座羊圈，上百只羊在为草料而争战。

我沿着古道走着走着，发现了匍匐在路旁的枯藤。时至寒冬，那根枯败的藤上惟有几枚掌形的叶片和几枚褐色的种囊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识得它是牵牛花藤。小时候，我生活的校园，房前屋后攀满了牵牛花藤，我在“白光连”上涂鸦的那幅牵牛花图，便是融了校园里牵牛花海的实景与秦观《牵牛花》的意境绘成的。在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中，我俯身撷取了几枚种囊，它们在我的掌心炸裂，迸出一颗颗小小的黑褐色种子，我把那几枚种子顺手装进大衣口袋里。翌日在办公室，我掏出那些种子，将它们放进了墙角的黄金榕花盆。

今早，出差一周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在擦洗黄金榕花盆时，

一朵蓝燃亮了我的视线。八个多月的时光中，那些被我从寿唐关采撷种子中的一枚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而今，又以一朵蓝色的小喇叭花向我展示它的生生不息。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，我细细看，花藤上，还有三朵凋零的花。在我与它别离的一周内，它默默地开了三朵花。

我无比珍惜地凝望着这根花藤上的第四朵花，望着望着，竟发现几只小蚂蚁从花萼里爬出，它们继续绕着小喇叭圈儿爬呀爬，宛如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。我伫立良久，恨不能变成一只蚂蚁，游在这座牵牛花的乐园，活在这棵黄金榕的世界。而转念一想，其实我也不必艳羡它们，在辽阔的时空里，于一双巨眼中，或许我的身量尚不足在牵牛花上绕行的蚂蚁。而无论浩大或微渺的生命，在孕育、成活、生长、相遇、相聚乃至别离的每个瞬间所形成的记忆，都将囿于时空，成为不朽。